

# 正典批评学视角下的《诗篇》结构解读

莫铮宜

**内容提要：**正典批评学的《诗篇》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继形式批评学之后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它从整体的视角对《诗篇》的编排和形成过程作出解读。本文以正典批评学主要代表人物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诗篇》的整体结构以及各卷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表明《诗篇》的形成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其中从大卫王朝到耶和化作王的内容纵贯了《诗篇》的整个脉络，而遵行律法、蒙受祝福则是《诗篇》的主题。由此反映出《诗篇》的编辑是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族群信仰传统与特殊历史处境互动的结果。一方面，犹太族群从希伯来信仰传统出发，对当时的生活处境作出能动的解释，《诗篇》的形成对于维系犹太族群的共同身份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当《诗篇》以最终形式成为正典时，也将第二圣殿时期的历史经验融入了传统，从而丰富了希伯来宗教的内涵。

**关键词：**《诗篇》，正典批评学，律法，大卫王朝，耶和化作王

**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

## A Canonical Critical Study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Psalms

MO Zhengyi

**Abstract:** Canonical criticism of the Psalms began in the 1980s and represents the most significant research methodology after form criticism, interpreting the layout and compilation process of the Psalms from an overall perspective. Basing on the representative studies in canonical criticis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verall structure and relations among each volume of the Psalms, showing how there is a clear aim in their composition: The reign of King David and the reign of the LORD form a vertical thread throughout the entire Psalms, and “the LORD’s people received blessings through observing the Torah” is a central theme. This reflects the fact that the compilation of the Psalms was a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Jewish beliefs and particular historic situations of the community during the Second Temple period. The traditions of Hebrew faith were a cornerstone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and enabled the Jews to interpret their contemporary context in positive ways. The compilation of the Psalms thu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identity of the community. Yet when the Psalms were included in the Jewish Scripture in their final form,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the Second Temple era were also integrated into the tradition, enriching the content of the Hebrew religion.

**Keywords:** Psalms, canonical critical study, Torah, the reign of King David, the reign of the LORD

**Author's contact info:** English College,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Email: mozy11@163.com

对于《诗篇》的研究，形式批评学曾做出重要贡献。这种研究方法兼顾了文学和社会历史背景，使《诗篇》的文学单元与以色列群体的生活处境发生了关联互动，将《诗篇》研究推向了更深层面。但是，它热衷于寻找“最初形式”，将《诗篇》片面地分割成较小单元，忽略了横向考察，即忽略了对《诗篇》作为圣经中一部经卷的整体性考察。

20世纪中期，正典批评学登上圣经研究的历史舞台。该方法主张从一种整体视角进行圣经文本研究，主要以蔡尔斯(B. Childs)和桑德斯(J. Sanders)为代表。<sup>①</sup>前者更强调正典的“最后形式”，意在揭示圣经如何与信众的意义世界不断发生关联；后者则重在探讨正典传统不断汇聚的过程，考察圣经如何被理解为“正典”，进而为今人解读圣经提供更全面的素材。<sup>②</sup>正典批评学鼓励读者分析圣经每卷书的内容及其编排过程，以及各卷书之间的关联性。较之形式批评学，它更是一种横向研究方法。

蔡尔斯的学生威尔逊(G. H. Wilson)在其博士学位论文

---

<sup>①</sup> Brevard Childs,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as Scripture*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9); James A. Sanders, *Canon and Community: A Guide to Canonical Criticism*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4).

<sup>②</sup> Sanders, *Canon and Community*, 18.

“希伯来《诗篇》的编订研究”（The Editing of the Hebrew Psalter）中，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诗篇》中五卷书无论顺序还是内容都经过了精心编排，带有明确的目的性。这标志着《诗篇》正典批评学研究的开始。之后，德克莱赛-沃尔福德（N. L. DeClasse -Walford）将《诗篇》中的每卷书与以色列民族历史的不同阶段联系在一起。<sup>①</sup> 而以迈凯恩（J. C. McCann）为代表的学者则对《诗篇》每卷书的结构以及各卷书之间的关系予以深入探讨，指出“整本《诗篇》以其最后形式所体现出的功能及其传递出的信息，远非人们将那些诗歌随意地收集起来所能达到”。<sup>②</sup> 以上三人的研究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故本文以其成果为主线，从正典批评学的角度对《诗篇》的结构及其编排进行阐述，以期人们对《诗篇》的研究成果形成更深的了解。

## 一、《诗篇》的整体结构

《诗篇》分为五卷，共计 150 首诗歌。威尔逊依据死海古卷抄本对《诗篇》的形成过程做出解读，认为整部《诗篇》可分为两组。第一组由卷一至卷三构成（诗 2-89），第二组由卷四和卷五构成（诗 90-145），它们分别代表了《诗篇》发

① N. L. deClaisse-Walford, *Reading from the Beginning: The Shaping of the Hebrew Psalter* (Macon, GA: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② J. Clinton McCann, Jr., *The Shape and Shaping of the Psalter*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1993), 7.

展的两个阶段，其中第一组的编订时间比第二组早得多。<sup>①</sup>

威尔逊指出，《诗篇》第一组的编订是以王室诗歌为主线展开的。其中第2篇、第72篇（卷二结尾诗）和第89篇（卷三结尾诗）皆是典型的王室诗歌，均关涉到大卫王朝和大卫之约，这表明第一组诗歌的编订和排列是有明确意图的。第一组中除了第2篇没有标题外，其他诗歌都有标题，表明第2篇是作为该组导言出现的。该诗强调大卫受膏成为上帝的儿子（诗2:7），其中2:8-11警告各国君王均须承认上帝及其受膏者的权柄和统治。该诗与《撒母耳记下》7:8-16有关大卫之约的说法关联在一起。<sup>②</sup>

第72篇是大卫之约在所罗门身上的延续，72:5-11反映出所罗门王权的广阔和牢固，随后的15-16节则描绘出王国的繁盛。

第89篇可明显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着眼于大卫之约的延续，其中89:20-23与诗2:6-9的表述十分相似，而89:35-37则与72:5、7两节的宣告非常吻合。然而从89:38开始，全诗发生了根本性转折，大卫王朝的整个处境从神圣的祝福转变

---

① 威尔逊发现，死海古卷中的诗歌手抄本与成为正典的《诗篇》前三卷的排序及内容基本一致，而与《诗篇》后两卷在排序上完全不同，并且死海古卷诗歌手抄本中还有许多不知名的作品。这表明，《诗篇》后两卷是后来才编订成的。威尔逊推测整部《诗篇》是在公元1世纪晚期被编辑完并确定为正典，见 Peter W. Flint, "The Dead Sea Psalms Scrolls and the Book of Psalms," in *The Studies on the Texts of the Desert of Judah xvii*, ed. F. Garcia and A. S. Van der Woude Martinez (Leiden: Brill, 1997); 以及 Gerald H. Wilson, "A First Century C.E. Date For The Closing of The Book of Psalms?" *Jewish Bible Quarterly* 28, no. 2 (June, 2000): 102-103.

② 大卫之约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一、上帝拣选大卫作以色列的王。二、上帝应许大卫的后裔世袭为君王，统治以色列。三、上帝会管教犯罪的以色列君王，并永远坚固以色列国和大卫的王室。见《撒母耳记下》7:8-16。

为神圣的弃绝（诗 89:38-45）。该诗后半部分反映了公元前 587 年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占，犹太居民惨遭流放的背景。对大卫王朝的盼望破灭后，诗人发出极度痛苦的悲叹：“耶和華，这要到几时呢？你要将你自己隐藏到永远吗？你的忿怒如火焚烧，要到几时呢？……主啊，你从前凭你的信实向大卫立誓，要施行的慈爱在哪里呢？”（诗 89:46; 49）这也成为卷一到卷三的结束语。

由此可见，第 2-89 篇的编订反映了遭流放群体从信靠大卫之约转向面对大卫王朝崩溃而引发的失望和困惑。从被流放直至回归，以色列人再无王国和国王，以致最初寄托于大卫王朝君王的希望转变为对预言中将要来临的弥赛亚的盼望。<sup>①</sup> 威尔逊以死海古卷中的抄本为证，断定第一组诗歌最晚于公元前 200 年编订成型。<sup>②</sup>

随着第二组诗歌（卷四、卷五，即诗 90-145）的加入，威尔逊发现，较之第一组诗歌（88 篇中有 61 篇涉及大卫），第二组中的大卫诗歌明显减少。这在卷四（诗 90-106）中尤为明显，那里只有两首大卫诗歌。此外，卷四中的诗歌主题也发生了显著转向，其中，一组与众不同的以颂赞耶和華作王为主题的诗歌（诗 93, 95-99）被置于卷四的核心地位。较之人们恳求上帝重新复兴大卫王朝的诗歌，耶和華為王的诗歌表现

① 威尔逊（Gerald H. Wilson）：《〈诗篇〉的形成及其神学与灵性意义》，林培泉译，载《金陵神学志》2005 年第 4 期，38。[Gerald H. Wilson, “The Shape of the Psalter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Theology and Spirituality,” trans. Lin Peiquan, *Journal of Nanking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no. 4 (2005): 38.]

② 威尔逊指出，第一组诗歌最晚于公元前 2 世纪编订完成，参见威尔逊：《〈诗篇〉的形成及其神学与灵性意义》，41。另外，约公元前 1 世纪编成的《马加比传上》7:17 引述了《诗篇》79:2-3 的内容，能证明第一组诗歌集的编订成型早于公元前 1 世纪。

出一种微妙的转变，即读者被引导去呼求上帝作他们的王，以此回应卷三结尾（诗 89）发出的极度痛苦的疑问和求告。

威尔逊特别指出，《诗篇》中的“王”并非特指大卫及其后裔。<sup>①</sup>尤其在第二组（卷四和卷五）中，这个词越来越明显地指向耶和华，从而可以将第一组（卷一至卷三）中的“王”理解为对那位将要来临的王一般的统治者的前瞻。而对于整部《诗篇》所提及的大卫统绪的君王（受膏者、仆人），威尔逊解释道：他们越来越被理解成一些受膏的仆人，将要去迎接以耶和华为以色列君王的永恒国度的降临。

当第2-145篇形成《诗篇》的主体后，第1篇被添加到卷首，它以“有福的”（*אשר*）开头，随后第2篇也以该词结束，据此，这两篇单独的作品被连贯起来，成为整个《诗篇》的组合式导言。<sup>②</sup>如此编排意在鼓励读者借着遵循律法的教导（诗 1:2），去寻求一条上帝所喜悦的人生之路，<sup>③</sup>并强调基于信靠耶和华而使群众得享祝福（诗 2:12），从而将读者对大卫王朝的弥赛亚式重建的希望转向对上帝的信靠和敬畏。

---

① 威尔逊认为，希伯来原文“王”或“作王”一词（*מלך*）有几种含义：(1)最一般意义上的王；(2)外邦的王；(3)以色列/犹太的王；(4)耶和华作王。参见其《〈诗篇〉的形成及其神学与灵性意义》，41。

② 威尔逊：《〈诗篇〉的形成及其神学与灵性意义》，39。[Wilson, “Shape of the Psalter,” 39.] 迈凯恩指出，事实上“有福的”一词在《诗篇》各卷的结束诗中都有响应（41:1；72:17；89:15；106:3；146:5），由此，这一组合式导言以“有福的”一词构建了整部《诗篇》的主题框架，重新解释了依靠耶和华并遵行其旨意而得蒙祝福，参见 J. Clinton McCann, Jr., “The Shape and Shaping of the Psalter: Psalms in Their Literary Context,”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Psalms*, ed. William P. Brown et 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354。

③ 第1篇的这一主题与《约书亚记》1:8的表述几乎完全一致，可以认为第1篇的作者借用了《约书亚记》1:8来教导人们诵读、遵行上帝的律法。由此，第1篇得以与《申命记》律法联系在一起，参见 Geoffrey W. Grogan, *Psalms* (Cambridge, UK: Wm. B. Eerdmans, 2008), 27。

整部《诗篇》伴随着哈利路亚诗歌（诗 146-150）的点缀、而完成。这种添加是对第 145 篇的回应。作为一首庆贺耶和華王权的诗歌，第 145 篇的结尾（21 节）有一个双重呼吁，呼吁诗歌作者和“凡有血气的”都要永远赞美耶和華。就这样，哈利路亚诗歌用越来越强烈的赞美之声将全卷书推向高潮。当第一位诗歌的作者（诗 146）、以色列民（诗 147, 149），和一切受造物（诗 148, 150）都加入到歌颂永恒之王的赞美行列时，那种赞美显出更强的普世性，使整部《诗篇》在一种普世性赞颂高潮中结束。

总结《诗篇》的整体结构，威尔逊认为，这是一个由哀伤主导的个人诗歌（前三卷）转向以赞美为标识的团体诗歌（后两卷）的过程，如此编订是为了宣告并欢庆耶和華作王。五卷的分法亦使《诗篇》被尊为一种可以不断引导人们日常生活的律法，由一部人向上帝祷告的诗歌集，变成上帝引导众人的话语。<sup>①</sup> 结合犹太传统，这种五卷的分法为之提供了一种与《摩西五经》相似的权威性。<sup>②</sup>

另一位学者德克莱赛 - 沃尔福德从以色列人特定的历史处境出发，来解读《诗篇》编订与以色列历史之间的关系。第二

① 威尔逊：《〈诗篇〉的形成及其神学与灵性意义》，44。

② 犹太拉比认为，摩西给了以色列人五卷律法书，大卫给了以色列人五卷诗篇。《诗篇》的五卷分别是：(1)第 1-41 篇；(2)第 42-72 篇；(3)第 73-89 篇；(4)第 90-106 篇；(5)第 107-145 篇。每卷的结尾诗都配有颂赞，前四卷的结尾诗还配有双重阿门（见于 41:13；72:19；89:52；106:48；145:21）。一般将第 146-150 篇视为最后的哈利路亚赞美诗（the final hallel），参见 William G. Braude, *Midrash on Psalm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4。耶稣时代，犹太人已将《诗篇》当作律法来对待，如《约翰福音》10:34 中的表述：“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诗 82:6）吗？”

• 圣殿<sup>①</sup>时期，以色列人大部分散居于波斯帝国各处，只有少数返回犹大省，从政治上重建王国已无可能。在此背景下，以色列人面临一个共同问题，即如何确认其族群的位置并维持该身份。在德克莱赛-沃尔福德看来，《诗篇》被编订成五卷，每卷都分别针对以色列历史的一个特定阶段。<sup>②</sup>由此，通过诵读《诗篇》，尤其在宗教集会上集体诵读，有助于后流放时期的以色列人忆起共同的民族历史，感受共同的民族遭遇，从而发挥维系其共同民族身份的作用。

《诗篇》卷一以第1篇和第2篇为导言，这两首诗里均有“有福的”，与第41篇开头“有福的”相对应，从而形成卷一的主体框架。卷一中其余39篇均为大卫的诗，分别从人、战士、王、长辈和上帝仆人等角度描述大卫。

卷二中的诗歌则从大卫逐渐过渡到所罗门。开头的(42-48篇)是可拉后裔的诗，系其于大卫和所罗门统治期间在圣殿敬拜时歌唱。第51-65篇的哀歌反映出大卫生命中经历的冲突与焦虑，也表达出他对上帝的爱与侍奉之心。第71篇是卷二中唯一一首没有标题的诗，从该诗的第6、9、18节，并结合《列王纪上》1:1-2:11，可知该诗是以老年大卫即将结束其统治为

---

① 本文所说的第二圣殿时期(Second Temple Period)主要指从第二圣殿建立(公元前515年)至其被焚毁(公元70年)的时间段，涵盖了波斯帝国时期、希腊化时期、哈斯蒙尼王朝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等，但广义上也包括第二圣殿建成之前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回归的阶段。

② 比如，卷一主要论及大卫作王统治；卷二论及大卫王权向所罗门转移；卷三的背景是联合王国分裂，直至南北两国覆灭；卷四论及以色列人在流亡中对信仰与自我身份的寻求；卷五则是以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庆贺耶和華作王，见 Nancy L. deClaissé-Walford. "The Meta-Narrative of the Psalter,"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Psalms*, ed. William P. Brown et 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368.

背景。卷二的最后一首诗（即第 72 篇）虽由大卫所献，焦点却完全转向所罗门王。<sup>①</sup>

卷三有两条主线，其一涉及耶路撒冷被占领，圣殿被焚毁，大卫之约遭废弃等内容，见于第 74、79、89 篇。其二表现以色列民遭流放时的痛苦和挣扎，对族群身份及前途的疑惑，他们通过回顾上帝在历史上的恩典，盼望耶和华再次施救，分别见于第 77、80、85、89 篇。

卷四以摩西的诗（诗 90）开篇，其中 13-14 节祈求上帝的回转与怜悯：“耶和华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这与《出埃及记》32:12 中摩西求告上帝赦免百姓拜金牛犊的罪十分相似，从而将以色列民亡国遭流放的困境与百姓在西奈旷野漂流的历史联系在一起。那时的以色列百姓没有王，耶和华亲自率领他们，而亡国遭流放的以色列人再次面对政治上无主的困境，而将盼望转向了耶和华上帝。这使“耶和华为王”成为卷四的神学核心（尤见于 93、95-99 篇）。在卷四中，第 105 和 106 篇构成一组诗歌，前者是团体赞美诗，称颂上帝在历史上对以色列民的供应、带领和保护；后者则是团体哀歌，陈述了人民的悖逆之罪及其遭受的惩罚。波斯帝国推翻了巴比伦王国后允许以色列民返回故乡，重建圣殿，恢复宗教活动，但以色列民在政治上恢复大卫王朝已无可能。于是卷四以第 106 篇结束，恳求上帝亲自招聚流亡之民回归故土。

卷五始于第 107 篇，其中 1-3 节以团体名义称颂上帝将人民招聚起来，33-41 节勾画出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恩惠，使

---

<sup>①</sup> Childs,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516.

他们能安居乐业、喜获丰收，子孙后裔亦能蒙祝福。诗的结尾提醒聪慧的人纪念耶和华的作为和慈爱（43节）。接下来的多篇诗歌以大卫的名义纪念以色列的节期：第113-118篇回首神的拯救，在逾越节诵唱；第119篇论述律法，在五旬节诵唱；第120-134篇是亚萨的上行之诗，在住棚节诵唱。它们均称颂了上帝的拣选、供应和引领。

卷五最后一首诗是字母离合体的第145篇，以大卫口吻尊崇耶和華為王，赞美耶和华的作为、公义和慈爱，称颂上帝的国及王权直到永远（诗145:1,4,10-11,13,17）。在结尾处，大卫呼吁天下万族之民一同称颂上帝（21节），使上帝成为普世之王。

整部《诗篇》以“大哈利路亚赞美诗集”（146-150篇）将众民对上帝王权的称颂推向高潮。

## 二、《诗篇》各卷的结构

除了对《诗篇》作整体研究外，一些学者也考查了其中各卷的结构，探讨了卷与卷之间的关联性。

迈凯恩认为，第1、2篇是整部《诗篇》的导言，前者教海人遵行律法，后者劝导人投靠弥赛亚君王，告诫人们遵行上帝旨意必能得到祝福（1:2; 2:2）。<sup>①</sup>

卷一（3-41篇）以两组各自独立的诗歌构成。第一组“大卫的哀歌”分别位于卷一的前半部分（3-7, 9, 10, 12, 13, 14

---

<sup>①</sup> McCann, Jr., "Shape and Shaping," 352.

等篇)和后半部分(25-28, 31, 33-35, 38, 40, 41等篇),呈现了大卫在困苦急难中向上帝发出的疑问,以及吁求上帝拯救的哀告。另一组是有关圣殿敬拜的诗(15-24篇),这几首诗呈交错结构排列:

第15篇:朝圣之歌

第16篇:信靠之歌

第17篇:求救之歌

第18篇:王室之歌

第19篇:律法之歌

第20-21篇:王室之歌

第22篇:求救之歌

第23篇:信靠之歌

第24篇:朝圣之歌

细观可见,第19篇是该组诗歌的核心。它是首律法诗,其中第7-14节是该诗的重中之重,内容是对上帝律法的极力赞颂。其他诗歌均以第19篇为轴心,两两相对,内中包括大卫的两首哀歌(17和22篇)。这一结构暗示着,对那些要进入圣殿朝拜耶和华的人来说,遵行律法能直接实现与上帝的同在。换言之,律法体现的锡安山和圣殿所隐含的对公义的要求,本是公义得以实现的根本。<sup>①</sup>

此外,第15-24篇也多次提及“投靠”耶和华(16:1;

---

<sup>①</sup> Jerome Creach, *Yahweh as Refuge and the Editing of the Hebrew Psalter* (Sheffield, UK: Sheffield Academic, 2008), 135.

17:7; 18:2, 30)。“投靠耶和华”是律法的要求,其结果乃是得到祝福,这一点与2:12的应许相符,“投靠耶和华”也成为卷一中的重要观念。卷一结尾时,第40篇对此发出回应:“倚靠耶和华,不理睬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便为有福。”(40:4)他必得到祝福,来自上帝对贫困者的眷顾(41:1),此乃其遵行律法教导的结果。

在卷一编订过程中,第15-24篇被安插进大卫哀歌集,使全卷形成一种交错排列结构,如下所示:

- 第3-14篇:以大卫哀歌为主
- 第15篇:朝圣之歌
- 第16篇:信靠之歌
- 第17篇:求救之歌
- 第18篇:王室之歌
- 第19篇:律法之歌
- 第20-21篇:王室之歌
- 第22篇:求救之歌
- 第23篇:信靠之歌
- 第24篇:朝圣之歌
- 第25-41篇:以大卫哀歌为主

就这样,律法诗第19篇成为整个卷一的核心。这种结构呈现出如下用意:将大卫在困苦中的疑问和哀告引向对上帝的投靠,而真正的投靠须严谨遵行上帝的律法,这是最终得到祝福的保障。

卷二和卷三由一组独立的诗歌(42-83篇)和附加的诗歌

(84-89篇)汇编而成,以前者为主体。<sup>①</sup>在第42-83篇中,两组利未诗歌将大卫诗篇掩映在当中:

第42-49篇:可拉后裔诗歌

第51-72篇:大卫诗歌

第73-83篇:亚萨诗歌

有学者认为,两组利未诗歌的背景均系民众对公元前587年亡国和圣殿被毁的哀叹,通过追忆往昔上帝的救恩,表达出对以色列复兴的盼望。<sup>②</sup>这两组利未诗歌分别以个人哀歌第42篇和第73篇开头,接下来的是两首团体哀歌——第44篇和第74篇。<sup>③</sup>这两首团体哀歌分别陈述了民众当时的困苦境况,求告上帝帮助,其中44:1-8中有一段对上帝的过往拯救的回忆,从而与当下的悲惨状况形成强烈对比。亚萨的诗中亦收有几首团体哀歌如第79、80、83篇。这两组利未诗歌也表达了对以色列美好往昔的回忆,如第45篇称颂上帝昔日对以色列王室的祝福,第77篇追念上帝的救恩。此外,锡安之歌也被收录在这两组利未诗歌中(46, 48, 76篇),主题是颂赞耶路撒冷的荣美和上帝与圣城同在。作为亚萨诗歌的最后一首,第83篇祈求上帝消灭诸多仇敌,并宣告上帝的至高主权。

---

① 第42-83篇之所以被视为一组原先独立的诗歌集,是因为那些诗均以“上帝”(Elohim)而非“耶和華”称呼以色列的至高者,见McCann, Jr., “Shape and Shaping,” 355。

② Joel Burnett, “A Plea for David and Zion: The Elohist Psalter as Psalm Collection for the Temple’s Restoration.” in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Reading the Psalms in Real Time: Proceedings of the Baylor Symposium on the Book of Psalms*, ed. J. S. Burnett et al. (London: T&T Clark, 2007), 95-113.

③ 第42篇和第43篇原本是同一首诗。

与之相对，大卫的诗（51-72篇）原先应为另外一组诗歌集，主要以大卫在旷野逃避扫罗迫害为背景，诗人在艰难困苦的处境中向上帝发出哀告，恳求救助，并在摆脱险境后称谢上帝。由于利未诗歌所述以色列人遭遇流放的处境与当年大卫逃亡的境况相似，编订者似有意将那组大卫之诗置于利未诗歌的中间，寄希望于上帝能像当年搭救大卫一样拯救身处流亡之地的子民。这使第42-83篇成为一组独立的诗歌集。

被收入《诗篇》时，这组独立的诗集被一分为二，成为卷二的全部和卷三的大部分，从而促成了《诗篇》五卷书的形成。<sup>①</sup>之后，第84-89篇作为一组附加诗歌被添加到卷三中，最终形成了《诗篇》前三卷的主体（3-89篇）。这组附加诗歌中也收录两首锡安之歌（84，87篇），它们成为原有锡安之歌第46、47、48篇的延续。到了第89篇，这种延续戛然而止，意谓锡安主题随着大卫之约的终结而结束。

对于将第72篇作为卷二结束诗的安排，威尔逊认为，这样做能使前三卷中每卷都有王室诗歌（卷一2、卷二72、卷三89），从而凸显编订者欲强调前三卷意在大卫王朝的主题。<sup>②</sup>总体上看，第2和89篇成为该主题的宏大框架，亦使大卫王朝的前后境况形成强烈对比。第2篇称大卫被授命受膏成为列国的统治者，而第89篇却以王朝的覆灭收场。由这种强烈对比引发的疑问将读者导向卷四和卷五。

为了配合将第42-83篇分为两卷，第86篇被添上大卫之诗的题记，使得卷三中也有了一首大卫诗歌，以致从卷一到卷

---

① McCann, Jr., "Shape and Shaping," 356.

② Ibid.

三的每一卷中都有了大卫诗歌。出于相同的原因，卷二中也收录一首亚萨的诗（50篇），卷三的附加诗歌中则收入四首可拉后裔的诗（84, 85, 87, 88篇）。

最后，第72和89篇也涉及了因遵行律法而蒙祝福的内容，从而与1:2的内容相呼应。即72:17所谓“万国要称他（王）有福”，因为他遵行律法，“按公平公义施行审判”（1, 2, 3, 4节），而“公义使民得享平安”（3-7节）；以及第89篇所谓“知道向你（上帝）欢呼的是有福的”（15节），因为上帝原本“公义和公平、慈爱和诚实”（14节）。

卷四以摩西之诗第90篇开场，当以色列人亡国失去家园和圣殿后，编订者借摩西的祷告，呼吁族人以“耶和華為他们永远的居所”（90:1），呼求上帝的怜悯与慈爱（90:13-17）。整个卷四由第90-106篇构成主体，以第93-99篇为中心，突出耶和華登基作王的主题（93:1-2, 5; 94:2; 95:3; 96:10, 13; 97:1, 2, 5; 98:1-3, 6, 9; 99:1, 4, 7），颂赞其威严、大能和作为，从而回应了摩西在《出埃及记》15:18的宣告：“耶和華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该主题一方面是对卷三结尾困惑和疑问的回答，同时也使卷四成为整部《诗篇》的核心。<sup>①</sup>

在第96-99篇中，“公正”和“公义”反复出现（96:13; 97:2, 6; 98:2, 9; 99:4），由此反映了上帝律法对此世的要求。该主题将第96-99篇和第72、82、89篇联系起来，也与1:5遥相呼应；而99:2中的“锡安”、99:9中的“圣山”则与2:6

<sup>①</sup> 梅斯（James L. Mays）认为，第93-99篇关于耶和華登基做王的主题通过几个方面得以体现：创造、拯救、审判、赐下律法和征战，从而彰显出上帝的大能、圣洁、公义、慈爱与信实，参见 James L. Mays, *Psalms Interpretation: A Bible Commentary for Teaching and Preaching* (Louisville: John Knox, 1994), 30-33.

相对照。

此外，作为卷四的结尾诗，106:3 称人因“公正”和“公义”蒙受祝福，回应了第1篇中律法的教导。第106篇反复陈述以色列人的罪，表明无论是大卫王室还是普通百姓都无法持守上帝的律法。然而，上帝听见族人在流放之地的哀告后，就眷顾其困苦，纪念与他们所立之约（106:44-45），这是对89:47, 49-50的回答。虽然大卫之约已经破裂（89:45），但上帝出于其慈爱本性，并没有忘记他的约，这次约的对象已转向全体以色列人（106:45）。由此，上帝将亲临此世，施行公正和公义（96:13；98:9）。<sup>①</sup> 于是耶和华作王与约的延续就自然联系起来，对耶和华作王的期待则成为卷四的神学主题，它同时也是对卷一到卷三的回应。

另一方面，卷四收录了两首大卫的诗（101、103篇），其中第101篇被公认为王室诗歌。这反映出《诗篇》编订者复杂的民族情感，一方面怀念大卫王朝已逝的盛世，另一方面，其内心仍怀有一丝期待，盼望有朝一日能恢复王朝统治，尽管此希望已十分渺茫。

卷五的内容是民众回归故土，重建家园，恢复圣殿崇拜，庆贺耶和华作王。其中107篇是导言，108-145篇是主体，146-150篇是附加诗歌；108-145篇仍呈现交错排列结构：<sup>②</sup>

---

① 这两处经文述及“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He is coming to establish justice in the world; he will establish justice with righteousness）。迈凯恩（McCann）认为，其中的“is coming”并不表示某种将要发生之事，而是指一种主动参与行为，包含了正在和将要发生的行动，即上帝正在临在且将要继续临在，以便在世間施行公义建立公平。参见McCann, Jr., “Shape and Shaping,” 359。

② Erich Zenger, *The Composition and Theology of the Fifth Book of Psalms, Psalms 107-145*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1998), 77-102.

108-110 篇：大卫诗歌

113-118 篇：出埃及赞美诗

119 篇：律法诗歌

120-134 篇：上行之诗

138-145 篇：大卫诗歌

以色列人从流放之地回归耶路撒冷的场景与昔日出埃及的情景相似，因此自然会诵唱出埃及赞美诗。回归之后，锡安山的圣殿得以重建，圣殿崇拜也于公元前 515 年得以恢复，由此，以朝拜锡安圣殿为主题的上行之诗被人诵唱。

在这一结构中，第 119 篇是中心，它是一首律法诗歌，也是《诗篇》中最长的诗。回归群体虽然恢复了宗教活动，政治上却已不可能再建独立的民族国家。由此，律法、圣殿崇拜和祭祀活动成为维系民族身份的关键，律法尤其成为公平和公义的根本保障。对那些仍然散居的以色列人来说，律法乃是唯一能代表上帝的象征，是他们“最后的信仰依靠”。<sup>①</sup> 麦凯恩认为，119 篇被置于 118 篇和上行诗之间并非偶然，118 篇提道节庆中人们列队进入圣殿的场景（19-20；26-27 节），上行之诗则描述人们在节期时前往耶路撒冷圣殿朝圣，表明前往圣殿朝圣的最终目的是遵行律法，体验与上帝同在。<sup>②</sup>

---

① Jerome F. D. Creach, *The Destiny of the Righteous in the Psalms* (St. Louis, MO: Chalice Press, 2008), 135. 对散居于各地的犹太族群来说，他们无法进行圣殿崇拜，因此宗教活动是在犹太会堂里进行的，主要是诵读律法、唱诗和祷告。

② McCann, Jr., “Shape and Shaping,” 360. 另外，律法书被放置在圣殿至圣所的约柜中，也表明了它的极端重要性。

总体上说,三首律法诗歌即第1、19、119篇构成了整个《诗篇》的基本结构。其中119:1-2称人因遵守律法而蒙神祝福,与1:1遥相呼应。另外,正如第19篇成为卷一的核心,第119篇也成为卷五的核心。梅斯(J. L. Mays)认为,这三首律法诗歌分别与第2、18、118篇组合,表达出律法中心的主旨,该主旨在其他一些诗歌(如18, 25, 33, 78, 89, 93, 94, 99, 103, 105, 111, 112, 147, 148篇)中得到响应。由此可以认为:“那些诗篇的编订者把遵行律法视为上帝规定的生活方式。”<sup>①</sup>

卷五中也有不少大卫诗歌,以及一首所罗门诗歌,这暗示编订者并未完全放弃对大卫王朝的恢复。然而现实的境况表明,这一政治目标无望实现。因此,卷五以其他形式如祭司(110:4)来代替政治上无领袖的状况,而到了第145篇,编订者完全通过大卫之口发声,代表以色列民和各国之民称颂耶和華登基作王直到永远。由此,庆贺耶和華作王成为卷五的主题,借此解决了以色列群体没有君王的现实困境。这一主题伴随着附加诗哈利路亚赞美诗(146-150篇)的颂唱而达到高峰。

### 三、结 语

正典批评学研究表明,《诗篇》的编订无论从形式、脉络还是主题上都有明确的目的性。在形式上,它分为五卷是对《摩西五经》的模仿,从而获得了类似律法的权威性。在脉络上,

---

<sup>①</sup> James L. Mays, "The Place of the Torah Psalms in the Psalter,"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06, no.1 (March, 1987): 3-12.

从大卫王朝统治到耶和華作王纵贯了整部《诗篇》，而遵行律法并蒙受祝福则成为《诗篇》的主题。由此，它颠覆了之前普遍流行的《诗篇》编订缺乏特定意图的观点。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人已失去自己的独立国家，而组成一个以圣殿为核心的“社群-宗教”团体。与被掳时期所问的“怎么可以发生这样的事”不同，该时期犹太群体所探询的乃是自己的身份与当下的处境，即“我们是否还是上帝的选民？被掳之前上帝对以色列、耶路撒冷以及大卫的应许与如今的我们有何关系？我们应当如何生活？”他们得出的答案是：上帝与以色列民的盟约并未因大卫王朝的覆灭而终结，相反，盟约还在延续，只是其内容不再指向旧的朝代和国家。波斯和巴比伦只是上帝惩戒以色列背约的工具。最终，凭借上帝的信实和慈爱，以色列民得以回归故土，重建家园，而耶和華在锡安登基作王，直到永远。可见以色列民在神圣计划中的特殊性和优先地位并未改变，不仅如此，耶和華的统治还扩展为普世性。由此，盟约的内涵及其历史归宿被赋予了新的理解。《诗篇》的编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它的五卷分别对应着以色列民族历史上的主要阶段，称耶和華為王则成功解决了犹太群体在异族统治下缺失国王的政治困境。此外，整部《诗篇》的编订完成于公元1世纪中后期，由于那时第二圣殿已不复存在，圣殿的敬拜功能被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强调通过研读《诗篇》将人们引向遵守律法，获得智慧并蒙受祝福。<sup>①</sup>由此，一方面，《诗篇》的编订是犹太族群从希伯来信仰传统出发，对第二圣殿时期不同阶

---

① Wilson, "First Century," 103-105. 罗马帝国的军队镇压了犹太人大规模的反抗，于公元70年攻占了耶路撒冷并焚毁了第二圣殿，犹太人从此开始流亡到世界各地。随之，《诗篇》用于圣殿集体敬拜的功能不复存在。

段的生活处境作出的解释与回应。<sup>①</sup> 无论对于回归群体还是散居各地的犹太人,《诗篇》都起到了维系族群共同身份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当它被收录进入《希伯来圣经》正典时,那一时期的历史经验亦得以融入希伯来信仰传统,使之变得更为丰富。就此而言,正典批评学不仅是一种批评手段,更是一种“神学解释学”。<sup>②</sup>

就研究方法而言,正典批评学开启了《诗篇》的横向研究维度,从《诗篇》形成的角度对其进行整体把握,这是形式批评学对《诗篇》进行纵向研究的有效开拓,使《诗篇》研究呈现出一种更加广阔的局面。正典批评学建立在编修批评学的基础上,通过考察过往已有各种诗歌集的排列和编订,探究正典最终形成的过程。总之,自20世纪后半叶起,正典批评学的方法促成了《诗篇》文学研究的重要转向。

---

① 希伯来信仰传统约于公元前5世纪初步成型,是以律法书和大部分先知书的文本化编订为基础的,主要包含了以色列人对上帝独一神论的表达、上帝对以色列民族的拣选和带领、西奈之约、上帝设立大卫及其子孙为以色列国的君王,并保守锡安和圣殿长久稳固等。当然,这是一个逐渐形成的信仰传统,无论律法书还是先知书文本都充满多样性。总体上说,这一信仰传统是以色列人解说世界和历史的出发点,参见李炽昌、游斌:《生命言说与社群认同——希伯来圣经五小卷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3-34。[Archie Lee and You Bin, *Shengming yanshuo yu shequn rentong: Xibolai Shengjing wu xiao juan yanjiu* (Beijing: Social Science Press of China, 2003), 33-34.] 以及 Stephen A. Geller, “The Religion of The Bible,” in *The Jewish Study Bible*, ed. Adele Berlin and Marc Zvi Brettler, 2n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0-29。

② Charles J. Scalise, *Hermeneutics as Theological Prolegomen: A Canonical Approach* (Macon, Georgia: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1994)。该书尝试将正典批评学、解释学与神学彼此融合。

##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 Berlin, Adele and Marc Zvi Brettler. *The Jewish Study Bible*. 2n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Braude, William G. *Midrash on Psalm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4.
- Burnett, Joel. "A Plea for David and Zion: The Elohistic Psalter as Psalm Collection for the Temple's Restoration." In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Reading the Psalms in Real Time: Proceedings of the Baylor Symposium on the Book of Psalms*, edited by J. S. Burnett et al., 95-113. London: T&T Clark, 2007.
- Childs, Brevard.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as Scripture*.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9.
- Creach, Jerome F. D. *The Destiny of the Righteous in the Psalms*. St. Louis, MO: Chalice Press, 2008.
- . *Yahweh as Refuge and Editing of the Hebrew Psalter*. Sheffield, UK: Sheffield Academic, 2008.
- deClaissé -Walford, Nancy L. "The Meta-Narrative of the Psalter."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Psalms*, edited by William P. Brow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 *Reading from the Beginning: The Shaping of the Hebrew Psalter*. Macon, GA: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 Flint, Peter W. "The Dead Sea Psalms Scrolls and the Book of Psalms." In *Studies on the Texts of the Desert of Judah xvii*, edited by F. Garcia and A.S. Van der Woude Martinez. Leiden: Brill, 1997.

Mays, James L. "The Place of the Torah Psalms in the Psalter." In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06, no. 1 (1987): 3-12.

———. *Psalms Interpretation: A Bible Commentary for Teaching and Preaching*. Louisville: John Knox, 1994.

McCann, Jr., J. Clinton. *The Shape and Shaping of the Psalter*.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1993.

———. "The Shape and Shaping of the Psalter: Psalms in Their Literary Context."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Psalms*, edited by William P. Brown et al., 351- 36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Sanders, James A. *Canon and Community: A Guide to Canonical Criticism*.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4.

Wilson, Gerald H. *The Editing of the Hebrew Psalter*. Chico, CA: Scholar, 1985.

———. "A First Century C.E.: Date For The Closing of The Book of Psalms?" In *Jewish Bible Quarterly* 28, no. 2 (2000): 102-103.

Zenger, Erich. *The Composition and Theology of the Fifth Book of Psalms, Psalms 107-145*.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1998.

———, e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Book of Psalms*. Leuven, Belgium: Peters, 2010.

李炽昌、游斌：《生命言说与社群认同——希伯来圣经五小卷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Lee, Archie, and You Bin. *Shengming yanshuo yu shequn rentong: Xibolai shengjing wu xiaojuan yanjiu* (Discourses and Community Identity: A Study of the Megilloth in the Hebrew Scripture). Beijing: Social Science Press of China, 2003.]

威尔逊：《〈诗篇〉的形成及其神学与灵性意义》，林培泉译，载《金陵神学志》2005年第4期，38-44。[Gerald H. Wilson, "The Shape of the Psalter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Theology and Spirituality." Translated by Lin Peiquan. In *Journal of Nanking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no. 4 (2005): 38-44.]

游斌：《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和思想世界》，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You Bin. *Xibolai Shengjing de wenben lishi he sixiang shijie* (The literary, historical and thought world of the Hebrew Bible: An introduction). Beijing: China Religious Culture Publisher, 2007.]

张国定：天道圣经注释《诗篇》，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1999年。[Aaron K. T. Cheung. *Tiandao Shengjing zhushi Shipian* (Tien Dao Bible commentary: The Psalms). Hong Kong: Tien Dao Publishing House Ltd., 1999.]

(陈会亮 编)